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5）：8～12，31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孤独中的上升与下沉

——常新港与苏童小说中少年成长之异质探析

郑利萍
（南京晓庄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在常新港和苏童以少年为主人公的成长叙事中，少年始终处于“孤独”的精神境遇，但两位作家在表现孤独少年的成长目标和成长走向上，显示出了鲜明的差异。常新港的少年小说更多地展现了少年所受的自然教育，以及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情感与意志的自我修炼和自我提升；而苏童的成长叙事则展示了本真的少年个体如何在混沌失序的世界中茫然前行，缺失正向的引领，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侵蚀，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

关键词：少年小说；常新港；苏童；成长叙事；孤独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5－0008－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5.002

Sublimation and Depression in Loneliness

—Analysis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Juvenile Growth in Novels by Chang Xingang and Su Tong

ZHENG Lipi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China　210017）

Abstract：In the growing narratives of Chang Xingang and Su Tong with juveniles as heroes，the juveniles have always been in the “lonely” spiritual situation，and the distinct differences are found for the expressions of the juveniles′ growth aims and trends from the two authors. The natural education for juveniles is showed in the novels by Chang and emotions and volitions need self-exercise and self-promotion；however，the growth narratives by Su are about the young individuals′ aimless growth in the chaotic world without positive guidance to the final self-destruction due to the constant erosio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juvenile novels；Chang Xingang；Su Tong；growth narrative；loneliness

常新港在中国当代以创作少年小说著称，代表作有《独船》《陈土的六根头发》《麻雀不唱》《烟囱下的孩子》等，深受少年读者的欢迎。“大陆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曾有过数次新浪潮。在这其中，常新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不少作品，在这段历史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是无法绕过常新港这个名字，也是无法绕过他的那些作品的名字的。”[1]在常新港的少年小说中，少年大多处于“孤独”的精神境遇之中，“孤独”作为常新港小说中少年主人公共同面对的生活与精神境遇，构成了他笔下一系列成长叙事的主要特征。

苏童也是当代文坛负有盛名、笔下塑造出众多少年形象的作家，他同样致力于表现少年成长中必然面对的孤独境遇。苏童的成长叙事大多以“文革”为故事背景，反映出对于少年成长的深入思考。“我每写到一大群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出现，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他与其他人的那种隔膜感，不仅仅是与成人世界的隔膜，还存在于同龄孩子之间，他们与整个街区的生活都有

收稿日期：2018－05－29
作者简介：郑利萍（1968—），女，江苏南京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

隔膜，因此他们经常徘徊。”[2]74在苏童所擅长的对于少年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渗透了孤独和沉滞的情感基调，反映出他近于悲观的成长哲学。

一

在典型的成长叙事中，往往有一个或几个成年人作为少年的替代之父或精神导师，充当着成长主人公的精神“引路人”，为少年的发展之途掌舵护航，引领少年在成长之路上前行。但在常新港和苏童以少年成长为叙事主题的小说中，却有着共同的特征，少年主人公的精神之父是寂然缺席的，鲜有替代之父或精神导师的出现，主人公们的精神发展过程始终与孤独相伴。

常新港的少年小说聚焦于处于少年阶段的儿童走向青年这一关键时期的身心发展历程，具有典型的成长叙事特质，作品中少年多因家庭原因，无助地处于“孤独”的生活环境与精神境遇之中。尤其表现在其早期的“北大荒”文学中，少年主人公都有着被隔绝和置身孤岛般的生活与心理体验，孤独的地理环境与寂寞闭塞的人文环境无可避免地在少年精神深处产生了孤独的意识。

在《独船》中，少年张石牙的母亲意外落水，因水流湍急无人敢救而溺亡，张石牙的父亲张木头因此怨恨村里人，带着石牙搬出了村子独居，断绝了与人们的来往。与沉默寡言的父亲相依为命的石牙倍感孤独，他很渴望有一个朋友，可父亲却不允许他和村里人交往，张木头深爱他的儿子，但因缺少和儿子的情感交流，忽视了石牙在成长过程中对同伴关系的需求。孤独的石牙上学后在学校里被王猛等人孤立、欺凌，这使他需要被尊重、被认可的愿望更为强烈。面对不断欺负他的同学王猛，他一再忍气吞声，害怕自己流露出细微的不满就会让本来就如履薄冰的同窗之谊消失殆尽。在踢足球的时候，石牙竭尽全力只为让同学们因为他踢得好而尊重他，给他一个与他们一样的平等位置，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欺凌的弱者。他渴望获得尊严和友谊，因此他尽一切努力、不计自己的安危去帮助他人，却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烟囱下的孩子》中的少年主人公大桦、《青春的荒草地》中的苞米都经历了爸爸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生活变故，因失去了老师的宠爱与朋友的仰慕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孤独感油然而生。外界态度的骤变让大桦觉得“我是羊群里的一只狼”，苞米也认为“因为爸爸的原因，我被一种生活拒绝了，这让我难过，非常的难过。”[3]在《青春的激情》《青春的荒草地》等作品中，少年主人公都在孤独的环境中长大，这是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抹不去的心灵刻痕，使他们对于世界有了更多的沉重体验。但与此同时，孤独又是生活赋予他们的一种无形馈赠，他们在孤独中始终和大自然紧密相连，他们无形中所接受的大自然的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得以强健，意志得以锤炼，生存能力也更强。

常新港的“北大荒”小说中，苍茫的白山黑水、高耸的白桦林、蜿蜒流淌的小黑河、银装素裹的雪谷、点亮暗夜星空的荒火……将天地的浩大、广袤与灵性一一注入少年的精神世界之中。少年跟随猎人去深山狩猎、雪地上用爬犁拖树枝作柴火、到林中捡榛子、用小刀剥桦树皮作口哨等等的日常劳作，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在成长中拥有了坚强的意志与乐观的精神。

在常新港继“北大荒”小说以后所创作的以城市、学校为生活场景的小说作品中，少年主人公虽家境殷实、受到父母呵护，却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精神引导，同样陷于倍感孤独的精神处境。《麻烦你送我一个妹妹，弟弟也行!》这篇小说叙述了独生子潘金阳渴望理解而不被理解的孤独。潘金阳表面上是一个衣食无忧、生活幸福的孩子，可是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烦恼，周围的人总是对他诸多挑剔，在他十二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赞美过他，这使他觉得孤独、自卑，甚至认为自己的人生根本没有希望。“这么长时间的不幸经历，给了我一个强烈的错觉，或者叫做巨大的误区，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属于非法生存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人。”[4]

《麻雀不唱》中的少年牟平深深自卑于自己口吃的毛病，因为害怕被别人嘲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回避课外活动，成了一个影子般行走的孤独少年；《真山》中十岁的马然因缺少父母的关爱而整日沉溺在对“机器猫”游戏的幻想中，“机器猫”作为马然的精神寄托和情感补偿，抚慰了马然的孤寂之心，却在不知不觉中麻痹着他的神经，使马然在幻想的世界中越陷越深，不愿与现实中的人交往；《青草的骨头》中弟弟小舟因同学故意对他喊要打倒他

爸爸而受到惊吓，屡屡逃学，一个人躲进了菜窖，菜窖成了他的避难所，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总是坐在角落里无声地削木头，他害怕阳光，希望自己是一只老鼠、一只猫头鹰、一只蝙蝠，以逃避他人对自己的伤害；《麦山的黄昏》里的女孩和“我”因曲麻菜而结缘，可是女孩的妈妈却认为“我”另有所图，她连声质问“我”之后把女儿带走了，“我”看着地上的曲麻菜陷入沉默，悲哀地感到“我”对女孩单纯而美好的友情被扼杀在了成人庸俗的误解里，那个黄昏过去，孤独的“我”不再爱讲故事了，“我”的纯真之心由此蒙上了一层雾霭；《侵略》中的陶宝宝在五岁以前是个人见人爱的“电热宝”，他的爸爸妈妈望子成龙心切，总是逼迫陶宝宝学习他们认为“有用”而陶宝宝没兴趣的事物，干涉陶宝宝结交朋友，父母的不理解与逼迫使陶宝宝倍感孤独与压抑，陶宝宝在父母对他生活的全方面侵略中变得日渐内向，直至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只有在用毛毯、被子、枕头搭成的洞穴中才能入睡；《黄金周末》中的女生哈哈，似乎有凡凡和蔡小梅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哈哈心里明白她们俩与自己交往，并不是因为喜欢自己，而只是把自己当作了一个可供支使的陪衬者的角色，可是哈哈受不了形单影只的孤独感，她需要她们，她需要友情，哪怕是肤浅而不平等的友情，她默认了这种角色定位，通过不断地迁就来维系她所认为的友情，她逃脱了形式上形单影只的同时，却加重了心理上的孤独阴霾。由于缺乏精神的指引者，少年在成长中严重缺乏安全感，走进了曲折和抑郁的窄巷，这需要漫长的努力，才能回归充满阳光的通途。

二

“所谓的孤独，首先是一种与外界世界缺乏联系的感觉，是个人在与社会、他人发生关系时产生的一种孤单无助的距离感；同时孤独也是一种情绪，是一种自我排斥外界，同时又被外界排斥的心理状态。”[5]苏童的少年成长题材小说集中反映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这些小说以“香椿树街”为少年的生存环境，展示了本真的少年个体如何在混沌失序的环境中，没有获得正向的引领，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侵蚀，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

苏童深受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影响，在人物设置、叙述方式、价值立场、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了塞林格作品的启发。但苏童对于中国文化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细腻把握，使他对于塞林格笔下成长小说的借鉴成功地转化为本土化的再创造。“对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度迷恋使我写下了近十个短篇，包括《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午后故事》等。这组小说以一个少年视角观望和参与生活，背景是我从小长大的苏州城北的一条老街。小说中的情绪是随意而童稚化的，很少有评论家关注这组短篇，但它们对于我却是异常重要的。八四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单身宿舍里写了四千多字的短篇《桑园留念》，那个午后值得怀念。我因此走出第一步，我珍惜这批稚嫩而纯粹的习作。”[6]

苏童从小说《桑园留念》起步，开始了一系列少年形象的塑造。“从《桑园留念》开始，我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7]，小说中刻画的毛头、“我”、丹玉、辛辛等，以及此后他笔下的舒工、舒农、涵丽、小拐、红旗、达生、锦红、美琪等少年形象，相继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构成了一系列处在人生成长关键期的少年群像。这是“一群处于青春期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7]，苏童较为悲观的成长哲学，在他笔下令人不安的少年成长环境和少年们难以挣脱的晦暗青春中得以显现。

《舒家兄弟》中的少年舒农是生活在江南一小镇中香椿树街上边缘少年的代表性人物。在家庭中，他受到父兄的暴力压制，忍受随时可能发生的父兄对他的拳打脚踢和肆意羞辱。在来自父兄的暴力与压制之中，敏感的舒农的自我意识如石缝中的植物，在重压之下愈加勃发。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少年成长的必经阶段，自我意识反映的是人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个体自身的价值观念，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目标、完善人格特征的重要前提。自我意识的觉醒使舒农厌恶自己的家庭，而在学校的日子也极为无聊，他常常在石灰场的乱石堆上晃来晃去，在初冬冷清的街道上游逛。舒农的年轻生命看不到希望，也无所归属，更与异质的环境格格不入，最终他只能通过自我毁灭，结束了短暂的成长之路。

如果少年能够和社群（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家人、同伴、师长）保持有意义的联系，少年自己的想法、能力、价值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少年与家人、同伴、教师间能够互相接纳并互相关心和帮助，作为个体的归属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就会感受到安全和幸福。相反，如果这种归属感没有建立起来，个体就会产生孤独、压抑、不安、自卑等负面情绪，使少年难以从学习生活和同伴交往中获得信心和乐趣，因而导致迷失方向、自暴自弃。如果少年能像一般的少年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成长之路上遇见一个或几个成年人作为精神导师，他将避免走许多弯路，避免无路可走的悲剧，在成长之路上收获经验、积极前行。苏童笔下的少年成长书写却打破了这个成长理想，还原生活本身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少年在充满混沌与失序的社会环境中踯躅独行，难以依凭自身内在的力量进行自我拯救。

《刺青时代》中，小拐四处拜访高师，企图凭借三节棍、九节鞭等武器和“高超”的武艺称霸香椿树街，而他的哥哥天平则死于少年们所谓“帮派”之间的混战中；《城北地带》中，达生为了自己心目中的所谓香椿树街尊严，一个人与丰收里的少年们混战，在暴力冲突中死亡；《独立纵队》中男孩群体批斗小堂、恃强凌弱；《稻草人》《古巴刀》中暴力的少年，整日游荡街头，拉帮结派，街头斗殴，一言不合便武力相向，成长的经历成为一次次“恶”的爆发经历。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社会、群体排斥，相应地也会排斥自我，产生困惑、沮丧、无助甚至绝望等负面情绪。他们或者将这种负面情绪向“他者”传达，或通过惩罚自身来获得情绪的释放。当他们生活在混乱无序状态中，会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别无选择之时，只能采用向更弱者施以暴力。

“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一个人一生中要面临多少个黑夜，而孩子们眼睛里的黑暗是最浓重的，一个人一生中同样要迎来多少个太阳，而太阳对于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寓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童年是值得我们描绘的”[8]。少年时代是人的社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得到社会群体的尊重和认同，是少年建构积极的自我的重要形成条件。当少年被社会排斥而无从归属时，他的社会化进程就会受阻，由此带来的孤独感和异化感将伴随少年走过漫长的成长之路。他们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成长的过程中的盲目和冲动、暴力倾向只是一种表象，实质是旺盛的生命力量无法以积极、正向的方式进行释放、表达，因而导向了以异化和“恶”的方式呈现出来，其结果就是损毁他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

三

在常新港与苏童的少年小说中，少年主人公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孤独，但两位作家在表现孤独少年的成长目标和成长走向上，显示出了鲜明的差异。

苏童小说中的少年更多地生活在父权的压制与伤害之中，未能获得来自自然或社会，或其他任何途径的慰藉与引导。在苏童笔下，少年主人公在挫折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个体和环境始终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主人公试图去对抗外部世界，但他们弱小的身影很快就被浑浊的外部世界无情吞没。他们既无法融入社群，也无法留住自己的本真，只能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和寂灭。香椿树街上一棵香椿树都没有，只有化工厂刺鼻的气味和成群的飞虫，游荡的少年们徘徊在河流、桥梁、空地乃至垃圾场，这些充满混乱、血腥、腐朽、衰败气息的场所成为他们的成长现场。这群少年如同草芥般生长，他们的眼睛注视着身边的世界，内心因发现了这混乱世界的真相而变得躁动、芜杂和迷惘，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是悲观的，如同在夜的荆棘路上行走，看不到前方的光亮，死亡仿佛是一种解脱。成长的理想期待损毁于香椿树街环境的贫困、愚昧、暴力和充满化学烟尘污染的空气之中。在《少年血》系列小说中，从《被玷污的草》到《乘滑轮车远去》到《刺青时代》直到《像天使一样美丽》，少年的血气方刚、野性和决绝，使他们在与社会、与自我的碰撞中，无法调和与适应，少年的死亡作为他们成长的结局，终结了对于抵达成长彼岸的诗意想象。

苏童挥之不去的孤独意识源于孤独而忧郁的个人记忆和他所处时代的集体记忆。“香椿树街”系列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记忆”或者“小历史”书写，曝光了人的内心与生俱来的黑暗。个人记忆既可以从“我”出发走向更辽阔的世界，也可能相反，走向沉沦和寂灭。苏童认为自己的作品“共同的特点是以毁坏作结局，所有的小说都以毁坏收

场，没有一个完美的阳光式结尾。所有的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的。”[2]80苏童的成长观带有明显的悲剧意味，成长总是以少年美好的意愿开始，以毁灭结束，少年总是在成长的路上寻觅、抗争、被碰撞和伤害，最终走向了生命夭折的悲剧，根本无从企及少年主人公的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完成。

苏童的“枫杨树村”系列延续了“香椿树街”系列对于少年人物的重视，少年依然参与到众多家庭事件中去，只是家族历史成为与少年的成长息息相关的重要元素，成为“枫杨树村”系列中少年们突出的成长背景。“香椿树街”系列中一再演绎的少年与少年、少年与家庭之间的较为直接的纠葛，扩展为“枫杨树村”系列中少年和成人互相缠织、难以分隔，也更为复杂晦涩的交互影响。苏童小说固有的悲情基调进一步得到发挥，以俯视、贬抑的姿态和焦虑的情绪，将“香椿树街”系列少年哭泣、叹息、毁灭的命运抛向了成人，以成人世界的颓败，释放了少年怀疑一切、颠覆一切的潜在愿望。然而少年主人公的精神却没有因此得到提升，只在同一精神平面滑行。

而在常新港笔下，则表现出作者温暖而不乏幽默的乐观主义成长理想，孤独中的少年接受了自然对于他们的教诲，对于生活境遇采取了积极顺应与自我进取的方式。《青苔上身》中的静静因为不能容忍好友青青的一些做法和行为，主动疏远了青青，选择了独来独往的生活。虽然有些失落，但静静保持了自己的原则，面对好朋友的缺点并没有一味妥协，她犹如白衬衣上清新的青苔图案一样特立独行，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她在孤独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球王龙山》里乡下少年龙山不甘自己平凡的命运，梦想成为乒乓球比赛冠军。当他发现自己只能当一个陪练员时，发出了“陪练员能当冠军吗”的疑问，在孤独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自己的梦想依然在向他招手，对乒乓球的热爱促使他坚持努力练习。孤独的环境为自我审视与自我塑造提供了经受考验的环境，使少年练就强大的内心，获得学习的能力，在自我成长之路上行走得更为充实、坚定。

《青春的荒草地》中的少年主人公范大桦在父亲落难之前，是一个柔弱斯文的男孩，来到北大荒之后，北大荒严酷的环境迫使他学会了征服各种烦恼、痛苦和孤独，成长为一个坚强有力的男子汉。面对北大荒漫天的冰雪和荒寒的人文环境，少年的意志却依凭了可以掀开巨石的柔韧生命力，如同新生的青草般倔强而蓬勃地成长。作者着力表现了少年大桦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在生活的逼迫、启悟下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常新港的少年小说中，大自然对于成长中的少年有着神奇的吸引力。常新港作品中的青草与泥土总是散发着奇异的清香，抚慰着少年的心灵。《空气是免费的》中太阳学校的机械化管理使“我”吃饭的胃口全失，是房顶上一棵青草的气味帮助“我”恢复了正常的嗅觉。青草也让迷失方向的人找回自己的心灵；《毛玻璃城》里长着青草的水洼里的自然之水不仅可以杀灭病菌，还能帮助失忆的人恢复记忆，找到自己的家园，喻示着人们在大自然中将能获得慰藉和希望；《陈土的六根头发》展示了自然的神奇力量，少年陈土自婴儿时期就喜欢泥土，辨识泥土的味道，对与土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感兴趣，他用土香治好了同学小仪的腹泻，用土修改了爸爸的国画，得到了国画大师的赞赏，他用土拌成泥巴，糊在爸爸渐秃的头上，居然治好了爸爸的头痛病。他在夜色中躺在深沟里，深切地感受着散发着无尽香味的泥土的湿气和温度，泥土的芬芳治愈了人们的疾患，也疗救着人们的精神。卢梭倡导的“自然人”理想在生龙活虎的陈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陈土的成长经历表达了作者对于理想成长状态的想象与描绘。

常新港近年来多以“幻想小说”形式书写少年的成长，这些作品是他继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之后开拓出的少年小说新的创作空间，为少年遭遇的现实困境提供了一种精神出路，为他们排解生活的烦恼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式。这些作品和作家的现实题材作品相互补充，如同一位富有智慧的心理疏导师，以善意的微笑和令人愉悦的幽默抚慰和疗治着少年心灵的阴影与创伤，积极地引导他们通过自我的不断修炼，完成精神的正向成长。感受孤独的少年在他所描述的幻想世界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下转第 31 页）

市景观，也有不足之处，但其无形当中对明清及以后昆明城市的景观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卷61［M］．上海：中华书局，1976：1.
［2］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续修昆明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1.
［3］朱惠荣．昆明古城与滇池［M］．昆明：云南出版社，2017：67.
［4］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M］//刘文征．滇志：卷二四．古永继，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5］黎士索．云南水利史话［N］．云南日报，［1961－05－25］（4）.
［6］洪源．赛典赤［M］．上海：中华书局，1962.
［7］滇云历年传：卷 5［M］．倪蜕辑，李埏，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8］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M］．陈文修，李春龙，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9］宋濂．元史：卷 121［M］．上海：中华书局，1976：8.
［10］昆明市志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 2［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11］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M］．上海：中华书局，1935：77.
［12］宋濂．元史：卷 99［M］．上海：中华书局，1976：17.
［13］宋濂．元史：卷 100［M］．上海：中华书局，1976：6.
［14］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新纂云南通志：卷 188［M］．昆明：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25－26.
［15］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5－7.
［16］宋濂．元史：卷125［M］．上海：中华书局，1976：3.
［17］宋濂．元史：卷167［M］．上海：中华书局，1976：11.
［18］戴炯孙．昆明县志：卷4［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民国五十六年）：55.
［19］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冯承钧，译．上海：中华书局，1954：106.

（上接第 12 页）

在《空气是免费的》《矮子独行》《天空草坡》等具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中，空气街、天才街、草坡小镇是少年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后的精神避难所。渴望历险、探寻奥秘的少年们希望冲破狭小、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自我发展的道路，他们寻找幻想世界的过程就是精神飞翔的过程。《空气是免费的》中“我”带领同学们逃离象征顽固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太阳学校，寻找到了通往真正成长的通幽曲径——空气街，逃离了应试教育的控制。在方弟的精神感召下，棍子、关志、水牛等同学渐渐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大家纷纷决定把自己变成青蛙，永久地留在空气街的水里，自由地合唱。“我”则成为空气街新的引领员，继续在城市里寻找伤心的孩子。

“孤独”是少年小说一个永恒的主题，苏童更多展现了以暴力、死亡、残酷为主色调的一种悲观现实，消解了在孤独中经受磨砺、实现成长理想的美好期望。而在常新港笔下，这些少年并没有因为孤独的境遇一蹶不振，相反，孤独成了他们成长的契机，少年们在孤独中不断地认识自我、锻炼自我，拥有了充满希望的青春季节。

［参考文献］

［1］常新港．矮子独行［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222.
［2］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3］常新港．烟囱下的孩子［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4：57.
［4］常新港．麦山的黄昏［M］．北京：天天出版社，2010：126.
［5］江莉．承载生命的“独船”——常新港少年小说的成长主题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4：7.
［6］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J］．花城，1996（1）：105－111.
［7］苏童．少年血·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
［8］苏童．走向诺贝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